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甲集 一之二

卷之一

餘慶餘殃

作善作惡

卷之二

有善有惡

善言惡言

一念善惡

勸善書序

皇天敷佑下民。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
孝高皇帝。膺君師之任。平治天下。拯溺亨屯。
我先人中山武寧王。乘時際會。協心輔佐。
削除僭亂。提兵安集。未嘗妄殺。見他將殺
人者。每痛加戒止。由是全活者多。
太祖深羨我先人不殺之功。吾在孩提時。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存六卷
永樂刻本
八冊
第 號 部 類 字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明永樂刻
存八冊

太祖見之指謂我先人曰卿不殺人最有陰
隲是女必貴其以為吾兒婦宜善視之吾
性素不敏幼聞父師之教獲通詩書之典
夙入宮庭上承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教訓
之篤日侍左右獨被眷愛恭事今
皇上三十有三年昕夕謹懼尚念古之賢妃
哲后作配帝王克成內助垂範悠久惟我
高皇后同勤開創茂建鴻基盛德昭彰卓冠
萬世備歷艱難化家為天下隆子孫無窮
之福嘉言善行永媺詩書圖史之義起敬
起慕服膺敢忘
皇上至聖誠孝道德隆盛纘
太祖積累之仁藉
聖母誕毓之慶本源深厚厥有自矣茲祚以
來夙夜勤勵惟恐一民不得其所一物不

被其澤。每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
皇上語吾曰。皇后少休。吾稽首曰。
主上勤勞。妾敢自暇。
皇上曰。朕惟欲生民皆壽不夭。皆樂不擾。皆
富不窮。協于一德。歸於至善。朕勞而天下
逸也。吾再拜曰。勤勞政治之本。仁厚福慶
之源。故天地運而萬物生。聖人勞而百姓
乏。

主上仁覆天下。勤勞如此。誠所願也。涤懼無
以奉承。竊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
之所由基也。是故彩福莫大於為善。省己
莫嚴於知戒。用是輔仁。其或庶幾。間采三
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類編為書。舉言以
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實。凡二十卷。名曰勸
善書。取以省覽。以防念慮之萌。夫一念之
幾甚微。而休咎之徵甚速。且脩善蒙福。積

惡蒙禍善惡之報理有必然如晝之所為者善則夜之所夢者亦善晝之所為者惡則夜之所夢者亦惡善惡實根於動作禍福響應於形聲譬之種嘉穀則獲稻粱長稊稗則成蕪穢視此以為警於善如嗜飲食於惡如畏蛇蠍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終必成大惡善積而福及無窮惡積而殃流百世致謹於幾動之微加嚴於趣舍之際則必無過舉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福祿自然而生為聖為賢證道證果皆由於此矣吾揣德涼薄充位後宮伏覩

皇上仁民愛物之心至矣盛矣故無所不用其極謹錄為是書序而傳之以訓以戒吾所自編隨得隨錄然古今事繁記載非一家恐采擇未精不能無脫畧尚有望於增益者固雖不敢方古著述其於勸善懲惡

之道亦粗備矣觀者誠能於此而盡心焉則未必無補於脩省之萬一云

永樂 月初九日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儒

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受卑者德之餘强忍姦詐者禍之始○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侯之子及為庶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能天祿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延世承寵○盛德必百世祀○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修成淑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於子孫○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

有榮華後裔。福緣善慶。多因積行而生。○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積惡成釁。罪不可解。

釋 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于子孫。○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憑法致安。積善延慶。○宗祧陰隲。垂裕後昆。○理盡善積。歷代不移。○活人濟物。慶流子孫。○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昌盛。宗族榮顯。○五根賊禍。殃及累世。○惡惡相承。百世俱闇。○陰謀之門。子孫不昌。

道 積功累仁。祚流百世。○苦其身焦其心。成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神融業茂。靈慶悠長。○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施恩布德。世代榮昌。○積善存仁。榮華後裔。○廉者不取。乃無盡藏。福祿傳家。舉世所尚。○懷妬抱冤。為子孫之患。○殺降者。殃及三世。○殺害物命。招冤積業。禍殃子孫。○損人利己。終無顯達。雲仍。害衆成家。豈有久長富貴。○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不善者。不容不以罪加之也。司命奪筭。殃及五世。○勿以曲為直。勿以直為曲。犯者奪筭。身受其害。殃及子孫。○行短虧心。只是貧。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感應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人以輕舟追遺。辭再四不受。既而曰。吾終拒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送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槖中唯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萊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曰。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蒙年六十

九真宗臨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詔彬配享太祖廟庭子璨珊瑋玹玘珣琮璨天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武懿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珝尚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瑋累官安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琮西閤門副使累官安撫都指揮使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玘之女即慈聖光敬皇后也彬父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

宋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嘗夜夢亡祖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髀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公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公不問由是父子圖公像晨興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公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徧懇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可贖矣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其後公復夢祖父告之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嘗告汝數年以來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是後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子儀禮部尚書儀禮部

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僩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年八十有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其後八孫亦皆貴顯。

唐崔鄲事憲穆敬三宗。多所諫正。撿校禮部尚書。卒。謚曰德。鄲不藏貲。所有輒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庳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五子。瑤瑰瑾珮璆。皆達官。弟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自唐以來未有。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人即其里為德星社。鄲為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月。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鄲亡。崔氏積德之報。然則人世可不勉立功德哉。

宋浮梁壽安鄉寗氏。崇禮最好善。常造棺櫬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贍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住。坐此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不唯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佞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牓。至乙卯三舉間。曰熙載。曰及。曰乃。曰時。曰鳳。曰時豹。皆崇禮本位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衆。

宋蘇軾外祖程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詆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宋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趍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顧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宋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覃鞏。皐子準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孫蕃盛。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有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蕃庶。祿仕不絕。

宋朱承逸居雲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

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顧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熈寧登牓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吳興名族。

宋。潤州金壇縣陳氏亢。熈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甑。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宋。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姓者守建州城。其部將有罪當斬。章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後連氏為建安大族。其子孫官至卿相者相踵。

宋。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布衣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後來餘慶。方當顯大。我等以此不敢入也。遂不見。

宋。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于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勑。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閭。閱。同登乙科。聞。閭。繼之。如神所言。

宋。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廷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游陰府。謁主者。請

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在隋時為將。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其居相位。脅權弄法。縱恣驕奢。逞其陰險。傾陷忠良。進用奸邪附會之人。隋室傾危。實其所致。故殃禍流於子孫。闔門殂戮。誅及宗親。又使其死死生生。磨劫受報。至是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今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而大沮。後果無成而卒。

宋南劒州人陳濬。以蔭得官于蜀。憚道遠不赴任。居于鄉里。專務陵轢平民。淫污良家女子。有與之校。必詛於邪神而殺之。人莫敢輒犯。暮年病篤。先自見所詛而死者。然後死。其明年。弟之女年十二。游於園中。昏仆若寐。見二鬼導之至一城。宮殿侍衛。尊嚴若王者居。鬼曰。此秦廣王也。王召女升殿語之曰。汝能為我通傳信息於世間否。女曰。生世不曾離閨庭。如何解傳。王意。王使二鬼引到一獄。曰。是第十八重阿鼻獄也。見亡伯在廡下。荷鐵枷。曳鐵索。望女慟哭曰。汝可救我。女還殿下。請於王。曰。何以救伯父之罪。王曰。惟看轉八師經。可以救之。然汝伯父。造惡深重。餘殃又及其諸子。汝可往觀之。女出。別見一廟。樹木蓊蔚。伯之二子。亦拘於樹下。長子吞鐵丸數十。次子斬首流血。女寤。具道其事。本末甚詳。明日父母復問。一切不復記矣。是時伯二子固無恙。後三日。長子自遠方來。正苦咽喉痛。家人用女說求所謂八師經。不能得。走僕往建州訪得之。未至而次子暴病即死。臨終嘆曰。經至無及矣。次日經乃至。其兄立召僧為誦千遍。夜夢弟謝曰。賴兄之賜。已獲生矣。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録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宋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闕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儈作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洒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夢見一人在庭上告之曰。張俊強取我宅。我今問爾取報。既寤。果失音而死。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兎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餘殃所及。故女受報。遂合家齋戒練行不絕。

梁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唐徐玄之。漣水人也。武后時為刑官。專事煆鍊。慘酷尤甚。其子耆。後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癃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耆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若有喪失。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己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耆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甫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夫。以強愎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隨。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按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柰何。道士曰。按先世之罪。當修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悋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耆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晝夜。至于第二日。夜向中。忽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耆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

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冊。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翥曰。吾不知罪福。但恣胸襟。法外害人。久被寃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寃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翥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殁。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翥終身高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絶粒。

嘉言

儒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仁則榮。不仁則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殃。○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必由於積惡○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行邪僻則身死夭行端直則無禍害○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誠者萬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謙遜靜慤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異○仁慈者壽凶暴者亡○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以遠辱○見善如渴聞惡如聲○終身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為惡惡自有餘○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

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一行有失百行俱傾○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釋一切惡莫作當奉行諸善○為善生天為惡入淵○為善福隨為惡禍追○作善得福為惡受殃○罪則冥伺福則神祐○衆善共會萬惡爭消○大善積而災消衆惡盈而福滅○善不失善報為惡自招殃○極善動天地極惡亦能動天地○善享天人之快樂惡投鬼畜以非堪○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種無以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小惡所積足以滅身○行惡得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修善遇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若近於善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發善心者於福有基行善事者於福有報發惡心者於罪有基行惡事者於罪有報○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福在積善禍在積惡○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聖人之道以善為用○凡修萬善皆助菩提○善人行善獲福益壽○善若不修則人道絶○萬德種善菩提資粮○身口意淨不念人惡離諸業障得清淨業○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絶○若人心氣調一切皆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常行慈心所適者安○宿造諸善緣百劫而不朽○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柢避之若探湯○崇善建福樹果修因○纖微之善咸須殷勤勸請增進令生慧行○生上天者離惡積善○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修少善行受無量福○為善最樂道理最大○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中心念惡罪苦自追○愚人樂惡至死不休自受大殃○長惡不悛輪轉五道○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墮在地獄○為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惡業縱横作善言不喜聞一

入無間獄萬苦競纏身○邪見習癡業阿鼻受楚毒○常多惱亂諸衆生彼等當生熱惱處○若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惡貫若滿天必戮之○深耕淺種尚有天災利己損人豈無果報

道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為善者善氣生為惡者惡氣生○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從吾道者是名善業離吾道者是名惡業○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子細思量天地不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一日不念善諸惡自皆起○積善善種積惡惡至如影逐形似響隨聲○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天網恢恢報應甚速○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修善福應為惡禍來○人身行惡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神亦慶其仙名○積善有慶集積惡有殃害○修善得善其鬼亦善作惡得惡其鬼亦惡○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而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能惡而受惡報何如能善而生天堂殘忍而受殘報何如慈悲而受福祿乎○生世積善名入左契白日昇仙生世為惡名入死籍未有出期○休休之福積德所生凶凶禍害積惡所成○天高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有吉報○心平則無怨惡○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道高龍虎服德重鬼神欽○常行大慈心以成無上道○功滿德就皆得飛仙○萬善來備玉符下迎○勸助人民履行衆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以能導人為善而能必證仙階○細行不謹終累正真罪大惡積方滅其身○悖理傷道恣情縱欲天鑒昭然無所逃罪○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天人耳目咫

尺非遥。○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冥誅。烈於刀鋸。依過定罪。毫髮不恕。

感應

宋。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覲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床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紙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已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為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暎。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真君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真君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君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張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惶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真君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慶。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君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者。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華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君有分。且又

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華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祝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脩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生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来酬荅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

宋。台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群童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里人聯界。里人婦每竊採之。彭佯若不知。彭妻夾籬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彭令毋荅。一夕。里人拆其籬。侵過其界丈餘。夾之。彭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還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夕寄傘。忘收。次早失之。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大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修路。但力到可以為善者。無不力行。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薷湯解毒丸等施病者。時邑有吏張先。與彭毋黨姻。張為吏。亦以循良為宰所敬。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圃界者。以強橫於里。為人所訟。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竟請於宰。免其罪。人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餘里。宿店。將寢。彭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道士行。燭炬前導。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六衙宇。守衛森羅。有襴幞者出迎延坐。問彭来故。彭對祈嗣。襴幞者呼一吏。人告曰。可去取覆其判官。彭承事在此相見。襴幞者引彭行。循廊至一廳。事一官人紫袍。下階延上。廳講主賓禮。

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足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平生為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貴尚不顧況後世乎但其駸駸晚景尚未有後不孝有罪奈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駭之傍一吏曰今生為善亦有誤處判官目吏使退彭懇問故判官曰公生前多犯良人婦故令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者彭曰生前事某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目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彭不樂判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凡為應千大小善事歷歷備具後擬云壽五十有二再生某處某家仕官歷某處某處末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平生不顧官爵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子奉祖禰香火更欲少延壽筭更祈此後無大禍患足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定奪判官引彭行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候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問所祈應否婦人曰當有三子但某不合累悖翁姑及犯某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判官下殿語彭曰皆允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為削去黑籍矣彭喜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兒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官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覺汗流如雨妻烹茶尚未沸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怪之明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田致訟劉悟讓與族人不爭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在五甲終於在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毋子携手扳拿舟柂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己未彭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虜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子為商死於途次子登科未到殿死惟存幼子焉

宋蔣貞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隆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建炎金人至郡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若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餔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衆訌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拊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閟霽星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

郎召至。徐詰其所以致此者。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惠汝。懼汝不從。復以所得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知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此賜。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宋李參政至性修潔。夷淡。年幾强仕。尚為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耶。僊耶。荅曰。奴非鬼也。乃僊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欵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嘗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令世俾君羈寔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云。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鎮而終。

宋邵昱。徐州人。為任信孺壻。夢人告曰。汝將有大災厄。若行善可免。紹興十九年。同妻隨婦翁居衢郡。守張巨山。以端午日集競渡。郡人多往浮石門外橋上觀。邵亦往。觀者益衆。橋弱不能勝。鐵綆忽斷。橋上人皆溺。邵身未全沒。視同溺人皆已蟹首魚身。或頭成魚鱉而人身者。見二神人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如鬼神狀。呼云。三百人逐一點過。睨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之岸。邵即歸。不敢以語人。明年如四明。經從象亭。晚登津上。有偉人黃褐衣。貌甚倨。揖之不荅。厲聲曰。汝邵氏子耶。曰。平生未嘗識面。何以知我名氏。曰。頗憶去年端午事乎。若何以得免。邵驚謝曰。賴神明庇。黃衣人曰。不然。以爾有一善。脫此大厄。言畢而去。

漢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數世不絕。此亦醫家能善用其心。而克昌厥後者也。

宋玉疊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

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初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為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必賙給之嘗謂君子不虐幼賤其園圃中養二斑鵞婢夜見鵞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自是其家愈盛

宋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都吏赴省紹熙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挈衣笥語曰煩報我妻兒我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送柩如盤門外送者王媪仆地不省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已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止注得六十年壽言訖王媪即蘇椿年子曄徑往尋訪果得之蔣氏云旬日前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人來言是平江府人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曄求入房視之垂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漢管寧立身脩道方正不回死遼東及歸柩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見火投之得島嶼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

昔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華言模實）將諸群臣出城遥望如來世尊為何所在唯願慈愍及比丘僧來受我供尒時世尊遥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詣摩竭提國（摩竭提華言善勝）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遥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勑諸鸚鵡各來奉迎尒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飛翔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日清旦世尊引進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殽饌逆道

奉迎時頻婆娑羅王聞是語已勅設殽饌執持幢幡香華妓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華言非天）對陣鬬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經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尒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遥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唐婆羅疒斯國（華云番江繞城）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来脩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兎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歷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濵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果俱来至止唯兎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兎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兎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猿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盛兎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兎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為業後遇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驥自山頂来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絶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来依投檀越今有賊来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

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宋圓應法師德賢。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我生前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酋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狩。忽一夕暴亡。乃託夢於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此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住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之。

唐盧陵太守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垂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趣。冀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而生草。其地清潔。導師顧謂賈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遙從天上。瞻此導師及五百人。困乏水漿。如伸臂頃。來到其所。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覲。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來下。以給美水。各得安穩。

昔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

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脩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如是修行得為月王福樂無極

宋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旃檀阿彌陀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唐邊洞玄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脩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冠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冠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冠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涎至於疲劇亦無所怨歎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黝黑形容枯槁行步傴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服之便飛

昇冲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脩行。能好道復能脩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又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令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荅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迸相顧視。驚怖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絶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耶。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虫。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服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走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中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樓猶高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翳鬱。繚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旛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時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雲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

来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駙騎傳至。與此符合。勑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王真公主。咸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復勑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文。以紀其神仙之盛事焉。

宋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願。古心以胡床坐於船頭。索紙筆書一詩。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纔投江。旋即風恬浪靜。徑至洪都。

宋韓玉汝奉使在代州。引接王宗正者。病傷寒。死而復甦。忽云在冥司作善部判官。到一官府。犬廈如世間殿宇。見寇萊公程文簡公對坐。亦見鄭毅夫內翰過廳。云掌世間善事。韓問何等為善。宗正云。不欺方寸。好生濟物為上善。

宋陳縣丞者。建寧府浦城人也。禀性方正。篤志履道。以古人自期。登進士第。授臨江丞。居官廉直。聲譽籍甚。乾道四年秋。秩滿還家。忽得疾而卒。邵武軍有廣祐王廟。距郡二十里。先祀唐歐陽使君之神。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事洒掃。頗謹。一夕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帥者。道人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又問王何人。曰。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道人覺而記其語。乃具裝。徑往其處。訪之。果得陳丞家。比道人至。死已五日矣。驗其得夢之夕。乃陳丞死之日也。

晉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舉孝廉。累遷尚書丞。穆帝永和九年。棄官渡江南。居府城之西北。修淨自處。施惠貧困。瘞掩暴骸。立像設教。治人諸疾。知許旌陽有昇騰之道。以長女妻之。雖處室父之尊。而執弟子之禮。迺得傳付道要。後舉家二十六口。白日上昇。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

復。

唐李林甫為人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為宰相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為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斥逐至楊慎矜張瑄等並相繼誅死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素忌惡者株連殺之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怨望頗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果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退不隸籍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妓妾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闃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能翻其袖窊窊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隊土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寃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林甫舊第在平康坊南街廢蠻院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土木華麗剖劌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偃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即其家碎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猪鬣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厩厩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卒其壻告林甫厭呪語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諸子悉徙嶺南籍其家後元和六年六月惠州有一倡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三震之此女子乃偃月公後身也至宋淳熙初漢陽軍漢川縣與復州隔界地名土陂有莊農家女子約年十六七送飯往耕處將近田畔風雨陡作女子震死身

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為臣不忠。三世為倡。今世滅形。後復七世為牛。林甫輔國之惡。天地實臨之。故其得譴如此。

宋宜黃縣疎山寺僧奉闍黎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鷄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傅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窓入。捽之而去。就眠死矣。

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為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為詢之。他日為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第叩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捃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侵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安邸中。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於鄰家之女。屢與之私。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昔劒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申則蓄之乙則或否。至于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癎。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于七曲大神請救之。為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神使工曹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又遣工曹憑其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于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初請改行。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

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宋宋昇政和初為京西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醲賞可立得凡宮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漆趣辦需牛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貺獨以為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昇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遷晚年發疽於臂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昇也孫歷舉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此則以惡為能殘害死人者也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開州吏余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生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詢訪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宋李摭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渡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世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顧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摭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摭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發于腦信宿浸淫見骨果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摭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

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着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執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為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為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為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録可乎婢不復荅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

元江州田文英禀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跚（音瞞珊）行躄至元乙亥壯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椎脛之報

宋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病死初無它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八字曰尤二十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為縣獄卒隱惡甚多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宋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為人陰險後被譴責罷役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内風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多隱慝為胥時造惡尤甚其壻陶生實為之羽翼朱初卒陶生在城中聞之即奔走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哀祈輒有變異久而未息

宋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宋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甚多恣横鄰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猶

怒罵曰。彼為監司。亦奈我何。一日識之按部至。虹適義夫撻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令義夫謝之。且誨使改過。義夫略無悛心。未幾又有訴其不法事於他部使。他部使鞫勘得實。竟坐謀殺。處死。籍其家。子孫皆徙邊。未敗先一月。義夫夢老人告曰。爾惡貫盈滿。報應至矣。及是果然。

宋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魚。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即化為驢。

宋李曇父子俱學妖術。劇為民害。一日夢數卒驅押其家人。桎梏赴貶所。曇覺甚懼。未幾事敗。執送御史臺獄。具父子俱配嶺表。妖術亦竟不行。

宋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蒲博。無能勝者。乃至破窇鑰。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

宋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宋廬山下。廬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為燭。積日既久。皆為震霆所擊。

昔文奇以燒煉游于西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劒州僦一屋。於中煆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惶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於燒藥之所。以謝居民。

宋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真。拜章。伏待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劒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宋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糠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由

是棲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興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季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季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熈州狄道縣巫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口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季即判云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孤魂仍使一家衰滅子孫淪墮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獄司準勑依奏季遂復還。

偽蜀韋承皐曾為將校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搆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搆方能就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皐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敬之司馬者以殖貨為業承皐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迩來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請吾子罷商賈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墓顧津韋牧沉藥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唐薛延陀多彌可汗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年嘗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欝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數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報於是公路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于世然則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歷官至翰林

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知制誥。時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普罷相。出鎮河陽。當時士大夫為盧所中傷者亦多。太宗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復召普為相。多遜不自安。然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雜治之。獄具。詔免死。流崖州。三代封贈妻子官並削奪追毀。一家親屬皆從流配。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其累世墳墓在河南。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人咸謂盧多遜為惡之報。多遜在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宋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其子云。周公所作。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為縣令。凡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圭夫婦忽病。見二使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強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脊未幾即死。天報如此。何可不畏。

宋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罪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有人也。明日方飲暴卒。

宋王安石為相。行青苗錢法。督取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伐桑為薪。以易錢貨。不能償者。後神宗感悟。乃貶安石於金陵府。其子王雱。為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安石哀悼不能為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了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雱求救於佛。後安石白日見一

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安石愴然。問雰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雰也。雰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安石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安石薨。

宋賈成之。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群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强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為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為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着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為我治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烏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惚耶。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床上。小史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船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

宋。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方讀書溪

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於戶外。遂捽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遣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荅曰然。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牽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寃甚切。雖壽筭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

宋。夔州戍兵高俊。家睢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謂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而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西廡囚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多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於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又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簞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十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棄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餳者。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遂放遣俊回。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毆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馹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

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寃。王曰。已族滅王鈌。即當到矣。須吏鎖鈌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稽考掄所作業。未當死。即放還。掄既蘇。月餘王鈌被禍。

昔利州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畫樓臺人物執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謂之天自在。州之南市。一夕火起。烟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洒。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昔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烘爛。鳥栖鹿宿。人迹永絕。沾污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剥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媱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報。

昔常州宜興縣有繇夫吳堪。為縣吏恭順。家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為清澈。衆人賴之。堪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水濵得一白螺。遂收之。後每歸見飲食已備。堪謝鄰母。為之執爨。鄰母曰。子每出。便見一女子具饌。訖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明日向隙窺之。乃見女理爨。堪入。其女曰。吾乃泉神。天知君敬護泉源。以余奉君。無致疑。縣宰聞堪妻美。欲圖之。詐曰。吾要蝦蟆毛及鬼臂。晚衙不納。罪無捨。堪度人間無此物。憂形於色。妻聞而笑曰。妾有。少頃具呈。以納令。令又曰。我要禍斗。堪又告妻。妻乃牽一獸至。狀如犬。曰。此禍斗也。能食火。君速獻之。宰見怒曰。吾索禍斗。此犬也。堪曰。能食火。宰以炭火食訖。糞於地。皆火。宰曰。用此奚為。方欲害堪。其糞火暴起。烟焰亘城門。宰一家為煨燼。乃失堪與妻。

宋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嘗就翊聖真君宮致禮。既去。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福耶。真君降言。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果卒。

昔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遂得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憧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人藥墮他兒胎故獲斯罪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牛行遲亦以針刺故獲斯罪

昔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有衆生攣力全切躄俾亦切背僂腰髖苦官切不隨脚跛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人慘刻行道安槍施射弋穿陷墜衆生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為諸獄卒執繫其身枷桁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網捕衆生籠繫六畜或為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或顛或癡或狂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猶如醉人不別尊卑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裴將牛耕地裴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裴已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時同村人張成亦未死見成在王前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撿之報云是實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成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成腰七下有頃王謂裴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遂壯出踰墻

及登墻望見其舍聞哭聲乃跳下墻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荅云不虛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荅曰向來恍恍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謫四體束縛如裝鵞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荅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顧還不覺有人排之著尸遂復蘇活。

昔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昔顧足阿羅漢恒訓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爪摑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是時顧足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令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轉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閻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勑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數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哈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喚廓。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闥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帶執刀者命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葅肴等。廓皆嘗之。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今不幸閤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貧少孤。兄弟零落。公私交迫。乞蒙恩放還。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齔。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尚容相逼。顧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抹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楯並圄圉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衢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痕。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復使人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得釋。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

昔信相菩薩。重白佛言。世尊。復有衆生。其形極醜。身黑如漆。兩耳復青。雙頰俱阜。皰（步孝切）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壅腫。大腹小腰。手脚繚戾。傴脊凸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罹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不識菩薩。不識聖賢。從苦入苦。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償其

信。鄉黨不以義從。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殺害忠良。輕陵尊長。偷劫盜竊。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善。輕慢師長。欺誑下賤。一切犯之。故獲斯罪

唐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人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與妻別。妻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酒。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放誕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伎。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唐京兆人劉子貢。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之。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觀諸獄。但空墻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蘇元宗女。忽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息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暐。暐曰。君為傳語吾兒。吾坐前生罪。大被拘留。為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為鬼。其言甚悉。是時後唐莊宗初生。同光者。其在位之年號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儒士臣黃淮奉敕撰

也。○天道福善禍淫。○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天道福善禍淫。○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禍之有命。○天道賞善罰惡。功業所招。○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物類之起必有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災禍乃作。○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善惡之行。禍福所歸。○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善惡施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裕其後。

皇太子之寶

釋欲知前世事。今生受者是。要知未来因。今生作者是。○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淨業純熟。目覩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至誠有感。冀消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其境則大。劣福資識。其相乃微。○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曰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經百千劫。業不消滅。○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果報相對。有若影響。有若權衡。不差毫釐。○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善惡路分。禍福可覩。○隨行種殃福。自獲善惡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善惡報應。如指諸掌。○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善惡二輪。未嘗暫歇。果報連環。初無休息。○不昧善惡。兼修十戒者。報之所以生天也。○善惡相翻。罪福皎然。所以惡名俯墜。善譽清昇。○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道汝思見世因緣。則知夙世因緣。汝修見世因緣。則知来世因緣。○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易稱善惡必以積言。勿以其事責諸目前。○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若人雖然造罪。亦復修福。計功補過。福乃有餘。○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善惡異迹。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地非人。正由心也。○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響相應。○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心術邪正。禍福隨之。○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来早與来遲。閒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但存心裏正。不必問前程。但能依本分。前程不用問。

感應

宋建炎初。丘宣教為蘭溪令。因上元會同僚宅眷。縣丞徐宣教妻赴會。歸責其夫曰。爾官序與知縣一般。請受不相上下。今知縣宅眷所著皆羅綺首飾皆珠翠。我欲一隻釵子不能得。你殊不會營置。使家稍豐足。丞曰。汝

欲安樂無事。骨肉相保。且麤衣淡飯度日。若做到守倅。即自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廉謹。便要奢華取樂。用度不足。不免盜於官錢。取於民事。一場敗露。官失身逃。骨肉豈能相保。妻曰。何至是。丞曰。縣官極難做。斷民詞訟。得理者則喜。失理者則怒。公吏之輩。得意者則悅。失意者則怨怒之人。常窺伺我所為。一有不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而致。可不念哉。未幾。丘宰為邑人訟于漕臺。送嚴州取勘。追官勒停。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蔭二子。以壽終于家。奢儉之報。昭然而明矣。

宋南豐朱軾。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三千。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側。問其故。乃曰。春月貸了青苗錢。限滿而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以束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蹭蹬。省闈默祝於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非虧德而何。澈曰。弟不省。以致刑辟。某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澈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豈知冥籍已注為陰德。遂語其實。澈始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曰克。曰某。皆顯官。軾至八十四。無疾而卒。

唐漢州孔目官陳昭。元和二年五月忽然暴亡。見兩黃衣云。王追汝。隨行約二十里。見一城。引入見王。曰。元年從州刺史竇遜。遵承使帖殺牛事。令劉闢拒諱。須與竇遜對。須臾有典吏綠衣云。姓趙。引昭去。又行十里許。有一院宇。趙隔墻喚云。竇使君。陳昭已到。遜呼云。劉闢反時。有帖令殺牛四十七頭。造乾脯。梓州供軍。此帖何在。昭云。當時有一文字。用麻面紙寫。見在當州孔目院。趙典處。遂發使者同昭往取。行到州衙門。已鎖閉。使者語昭云。但隨我來。所至門皆自開。入一小房內。竹架上撿得。將出。復回舊所。示竇遜。及劉闢。見是親書。方且承伏。竇再三致謝。趙語昭曰。此事已對定了。然殺牛之時。公自取一頭。昭未服。趙云。此處與陽間不同。分毫不差。豈可諱聲。須臾便見追到。送牛頭人。并籠同至。昭始具伏。趙曰。據條決一

百。臠割五十。又云公在生世有何功德。昭云。惟持金剛經一卷。言訖見一小繡袱裹一卷經。從外飛入。趙云。此是公所持經。特来相救。昭瞻禮恭敬。不勝喜懌。趙云。既有此善。是可免罪。乃引至生禄簿主者處。路經一院。但聞楚毒之聲。趙云劉闢一家在此受報。既到禄簿所。主者為撿良久云。成都府華陽縣百姓。本名釗。金邊作刀。貞元十五年改作昭。從日邊召。令年五十二。更有十二年壽。趙曰。此人持經甚有功德。當與添年生禄。主者再為撿簿云。既有此福。可至八十四。昭拜謝而退。與趙泣別。云感君恩德。何以力報。趙執手云。君歸人間。須修善業。持經之際。與少莊嚴。或因本命燒錢。須分明標列送上。併及生禄主者。言訖。上高便仆而寤。時已四日。自後休職。持經終老。

宋。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撿一撿。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撿。如何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撿。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横前。兩首皆有拌。吏舉簿寘東拌。拌重壓至地。地為動揺。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撿。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吏曰。更與撿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至西拌。拌亦壓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後来若何。少年曰。向所進玉盤中文書。君活人之陰德也。君本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宋。梁從義在襄州。有小將孫咸暴卒。越宿復甦。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一吏引與一僧對事。僧名懷秀。死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律。及入冥無片善可録。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

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一沙門至曰地藏者語云弟子若招承已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於與僧對勘時見一戎主衛者數百自外來冥主降階接引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覈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一火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騰空而去孫咸問地藏適來戎主風吹何處去地藏佛云彼外國主當入無間地獄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觀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命一吏送歸戒不許漏泄冥事及甦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還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即成瘡終身不瘥

宋陳明遠名公闢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遶浮圖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老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彩暎日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旦取暎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輙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門外如俟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祈之僧顧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緋趨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恭僧微語二人愈喜旁睨明遠若談夙罪者僧呼明遠前使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鉞鉞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當錄寃簿三年纔二年亦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胝呪祈以免我又有

故服藏其處幸焚之遺我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寃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為苦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猶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群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鎖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讞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體幾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為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白明遠僧笑少以杖指之鎖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也未已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

唐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交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嘆而行忽有皂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墻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罵（古尤切）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伏受命恂窺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曰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傍有一僧趺寶座二僮子侍側恂亦禮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顧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北

一二里遥望黑氣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被剥皮吃血斫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壯望一門盛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床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辯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其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見對毋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青衣抱案來勑於廡下發示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至太府卿貶錦州勑吏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字一姓王一姓焦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譀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為割我一脚恂實不省問之羊曰君某年月向某縣縣尉廳上許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甦吾由爾而矣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其王焦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為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同得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徑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逐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戀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食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王某焦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辯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為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輙不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為肆中造石幢幢功始畢其日市中豕生一子五白色自詣幢環繞數日疲困而卒恂後果為太府卿貶錦州刺史而卒

唐天寶中。犍為參軍費子玉。官舍夜卧。忽見二吏至牀前呼費參軍。子玉驚起問為誰。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召。吏云。閻羅王。子玉大懼。呼人鞴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許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筭未盡。且遣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曰。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犍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為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拜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為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為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復再生。遂斷葷肉。初子玉累取三妻。皆先卒。子玉死。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云。特來相慰耳。小妻云。君於

我不足。有恨而來。汝用我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

唐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至二鼓而夢詣鄰房。忽遇一人身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疾走。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穿紅綠。當校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其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責償。意甚苦毒。涉遽云。爾時秖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湯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陂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

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追夢覺。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疾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惟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脩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生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

唐陳道寸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為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道寸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尨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道寸乃邀過船中。尨眉隨之。道寸延備酒饌。飲經數巡。道寸乃問以姓氏。尨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充使。令往至楚。道寸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為意。頗適它土耳。道寸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耳。道寸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主者戒以勿傷善人。君平日積善。當受福慶。知君往楚。恐悞罹其咎。特相報耳。道寸感激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湖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道寸後頗驕矜。善行日隳。多積聚不義之財。一日忽得弁令從者持書一緘與之。道寸得書驚喜踴躍。開緘讀。未竟而宅內欻然火起。凡所畜財物悉盡。然無損他室。惟燒道寸家而已。

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祕不示洪。洪詰之不已。出書示之。書云。昨夜夢至一官府。若閱登科集。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不合與人寫離婚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生曰。公果有此事否。洪曰。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與選。暨生西歸。為尋夫婦合其已離之好。洪始以內舍生釋褐。

唐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

長沙廣陵閒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寀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寀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寀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檝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又有丸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矣於是褐衣捨力丸棺寺日持箕箒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寀前拜泣具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況子之冤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寀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寀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寀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惟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寀曰昔瘞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寀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雖見其可為者不頗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書與群傭吾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念視士寀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

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尉出李處士嘗偕行
慮其擒一而驚逸也衙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尉奔告于州
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
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尉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
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
無他惟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武敬為友武敬
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
告以大命無憂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
罪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不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
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番浦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
死

宋建寧府松溪縣地名祖墩有潘道覺性者元係軍身為彈壓將平昔好
看金剛經與衆結集蓮社會其本里一日起華嚴會潘道以預蓮會赴里
會稍遲羹飯清冷潘道打破碗碟主會龔千戶叱之潘道悶悶歸去中途
遇見二鬼牛頭馬面喝問汝去何所潘應云我赴華嚴會歸牛頭云汝不
是赴華嚴會歸一槌打死你潘歸家中思之我是人身如何見下世鬼王
吾必當死遂香湯沐浴於是得病在牀身死被一人監他推下一坑取路
至縣東覺見日色黃淡風威悽慘忽遇見一和尚云我是汝舅舅曾認得
我否見今東平王夫人生日請汝誦經遂引潘至一溪河邊有一橋橋邊
有大樹有枝無葉橋下有萬丈深潭有罪人無數皆是生前謀害物命者
有鰍魚龜鼈食啖其肉有諸鬼王將鐵叉叉罪人拋過樹上罪人不見只
掛得衣裳和尚領潘過橋和尚前去有一鬼王攔住不與潘過和尚云東
平王請他看經遂與之過至東平王殿下見數位香座以綵帛盛經紅紅卓
幃見左畔一位是潘之祖第二位是潘之父經畢齋罷潘出又見和尚與
他同去看陰司罪福報應引至一所見有三條大街中一條十分熱鬧買
賣右畔一條並是刑寃死無頭無足枉死者相拖相扭左畔一條路肅靜
無人行和尚又不見了潘至驚又聽人言新官到任多有人要告狀潘自

思量道。我有多少寃讎。恐人告我。正驚怖之時。又見和尚領一行者前至云。我来救汝。多有人告你。我領汝從此靜處躲避。三人行了半日。到一所在。兩邊榕樹陰陰。有如府第前。和尚云。要作方便。未可輕易。遂教行者去淨瓶中取一盂水来。不多時取水至。潘自思之。我正行得渴。必是將水與我解渴。却將水澆在潘身上。十分清冷。和尚領潘至於府前。只見門傍兩邊桃符云。日月閻王殿。風霜業鏡臺。潘云。此是閻羅王之殿。和尚與潘云。不必畏怖。待我入殿中去討一執照。方可前進。去不多時。討得一幅紙出。上寫云。奉命而行。更用去直日司去討一執照。去到司中。見一青面鬼王。兩邊判官給事。分付紙一幅。寫云。依命而行。和尚領潘去遊行七十二司。看生死罪福報應之人。皆是世上名譽之人。不欲言其姓名。又至一所。有千倉萬箱。皆是盛世上人錄罪福之簿。人自十五歲已前不錄。罪在父母。自十五已後方且錄。一人止有四十五紙。和尚檢潘簿葉與之看。錄至四十三葉。潘云。我只有二葉紙了。看其簿中。凡去人家殺牲相請。皆作我名上簿。潘看罪自不覺心中驚戰。和尚云。不妨。更領汝去看受生前所作惡

報之所。遂行至一所。萬丈高山。並是刀山劒樹。上有銅蛇鐵犬。口吐紅火。和尚前去如飛。喚潘行進。不敢舉步。纔行一步。便被刀劒傷體。遍身血污。便叫舅舅和尚救取。弟子和尚云。汝生前造罪無邊。汝今方知有此果報。遂教行者將一布袋盛了潘。將他一馱過此山。潘脚上刀劒傷破。行步不得。和尚與他醫治。潘云。一身傷碎。如何醫治。和尚將架裟一拂。全然無事。和尚云。此番領汝去遊福報之所。潘云。只是這樣所在。休去。遂至一所。有如佛刹。毫光萬丈。如燒火然。中間有無數人在彼處。受諸快樂。禮誦華嚴經典。潘問和尚。此是何處。和尚云。此是生前預華嚴會。看金剛經者。受此福報。又去一所。又有毫光燦爛。別是境界。中有千百餘人。在彼禮佛。潘又問。此是何處。和尚云。生前修禮淨土者。此是第二道場。又去第三所看。有如極樂。五彩毫光中。有無數道人在彼念佛。若念一聲佛號。口中有一佛子起去。和尚云。此是生前修禮白蓮會精進者。又去第四道場所。又無毫光。諸人念佛。口中又無佛子起去。潘問。此是如何。和尚云。此是生前修四果齋之人。若燒一炷好寶香。便有一箇佛子乘雲起去。又去第五所道場。

却是生前作功德之人。在彼處點對隨果報福受生之所。乃是功德司官之聽。和尚對潘云。汝猶有一紀之壽。速復人世。勸人廣修福田。建齋禮佛。勸至百與千。壽終之時。免至此處。必得生天。受諸快樂。我非是汝之舅舅。本是汝祖上造一地藏堂。塑我真像。昨因兵火打蕩堂宇。將我金心銀喉盡底取去。今復得汝修起菴堂。塑過真像。我令救汝。報汝前恩。分付一樣之事。陽世不可漏泄。恐遭罪報。潘遂還魂。陰間多有報應。罪人皆是近年諸造惡者。不欲言其姓名。恐成輕慢漏泄。畧此勸喻。生前看誦金剛經者。殁後免遭惡道。必有福報。當信斯言驗矣。

唐上都西明寺僧文昶。太和三年暴亡。見使者引至王所。曰。前月八日何故破齋。判決鐵棒三下。放回。逡巡又報云。天符下宰相韋處厚合生梵天。王曰。將相主生殺權。不無寃濫。何得生天。乃令取善簿撿之。云韋公十八度受菩薩戒手寫金剛經一千卷。其簿開次。光明滿殿。昶既蘇。說於本師。師曰。韋相甚安。無得閑說。後三日果薨。

晉巴西。歲大荒歉。民死於阻飢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於梓潼帝君。帝君奏上帝。有旨取羅所畜之穀五千斛。雨之。於是乃勑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遍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畜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

昔瀟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于官。每為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恬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必較久之。滌源為仇讎。妯娌為寃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輙箠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詞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其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汝以為子。華泣對曰。是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歛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為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

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伏義。華以家貲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每以雍昆季相況。為薰蕕。滌聞之。復曳源擊之。一日梓潼帝君命直事紾其臂而折之。滌妻尋亦疽發于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為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閭曰。尚義。

宋。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檢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窓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去。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餘瀝沾人。案間積有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墮甕。乃醒。

唐。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至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旁。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嘗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備珎饌奉母。始稱其意。不遊貴達門。後三載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後又貧乏。累年。因閑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我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中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耶。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日之

孝聞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區劃。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昔舍衛城東有一婆羅門大富。其子娶得事佛家女。奉五戒。持六齋。常好布施。勸夫行檀。夫即開解。白其父母。父母大恚。謂破吾家。婦持錢帛與夫。夫持與守閤婢。婢持與守門奴。奴送佛寺布施。夫婦誓言。施若有福者。當使天下人皆共見之。舍衛國俗。三月三日。舉國人民皆至水上作樂。忽東南角有一天人。騎白馬乘空而過。衆人仰問是何神靈。荅曰。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七寶宮殿。有一王女獨坐其上。四大天神扶殿飛行。衆人又問君何功德。王女亦令問後來者。俄而復見大七寶殿。一夫一女共坐其中。前後妓樂。十二天神共扶其殿。衆人又問有何功德。亦荅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二薜荔鬼。餓鬼之異名其身各長三丈。黑瘦醜陋。飢渴苦痛。身中燋然。各提大棒。更相撾打。衆人又問。荅曰。諸君還聞舍衛城東大富婆羅門否。騎白馬者是守門奴。小殿王女是守閤婢。大殿二人我兒與婦。二鬼是婆羅門夫婦。前世愚癡。不信正法。今當厄禍。可復奈何。

宋陸諒隰州人。妻朱氏。敬崇真武香火。而陸諒不以為意。好食鰻鱔。雖不買歸家。却在外烹啗。帶葷穢。朱氏雖遭魔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染患纏綿一歲。生業漸破。視其卧牀席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繞。又發腦癰。裂開臭爛。涌出膿血。皆長三寸。狀如鰻鱔鮮活。肉段蹙聚。苦毒備至。遂至命終。朱氏欽崇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磚。朱氏謂街砌磚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朱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扛之歸。指拭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朱氏驚訝。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投其州知州蔣庭堅云。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天賜其金。稱之有十四斤。欲給還之。朱氏堅欲均分一半入官。尋令匠者用砧鎚兮鑿。忽現無限小赤蛇。并碧毛圍繞砧墩。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上。良久不見。及視其金。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庭堅驚異。乃匣封其金。上進于闕。特褒稱朱氏誠心好善。真武應化。賜與黃金。遂送入作坊。造成真武聖像。遣使賫送武當山玉仙觀供養。其朱氏特給度牒二道。下隰州支錢絹各二百貫匹為

之酬後朱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
宋建安村民伏古廟避哨掠夜將半一卒押六囚過廟前偶柱上有印榜云勸念阿彌陁佛一囚偶見念不絕口民怪卒之裝束詭異躡蹤視之約半里至大家老父出點囚曰一囚口中作蓮花香此處著他不得可付其家卒獨押此囚由鄰家門隙以入民大驚翌日大家生五豚而鄰生一子。
嗚呼一念之善出於真故能轉禍為福崇塔廟嚴禱祈不謂之善可乎。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歸家躬畊為業然師操急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師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師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覔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厭其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師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師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人小侵己師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師操門求見敘寒暄訖人云東陽太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昔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己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師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惟心上少煖家人舉將入舍卧經宿不蘇然師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髮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筭數師操向東行過到一處門孔極小惟見火星流出臭烟熢燉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回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師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

身是顏作方便俾得解脫此人荅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殷勤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師操得蘇已具述此事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掖竟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巍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名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荅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按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躶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燋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煑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劒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劒為之人衆相誓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賫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其於塔寺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采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珎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顏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

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一百里城在此列者奉法衆生也。行雖有虧。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六人并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彩飾。有數百局吏對較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鶴鶩麞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驢騾牛馬。泰按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荅。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事家君。徵辟不就。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令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惟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聞法時所行罪過。聞法之後得除削不。荅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撿泰年紀。尚有餘筭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中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泰復活之時。親戚相候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不悚然。皆即奉法也。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思新除溫州祭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發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溫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榷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寮官司法元珎迪功。共買舟涉海還鄉。祭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為兩斷。郭承思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倉。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拗曲作直。致招此報。郭祭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其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歎。

後周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絶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磵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埽遂絶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疾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心猛盛則怒眼以視之能令便死頻婆娑羅華言影堅王聞已心懷驚怪令此毒蛇見人則害惟佛能調伏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惟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愈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尅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荅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厭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賫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為柱七寶為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門從遠方來而其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寺主遠人當去我先發遣阿闍梨常住阿闍梨華言軌範師長之稱自當作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須彌不可稱計須彌山之名也華言妙高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大魚身

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而聽。水住不流。聞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海中。浮屍著岸。神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還詣海邊。見其故身。積骨如山。觀髑髏內。七日不遍。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孫。老。惟有奴婢兩人。家業沽酒。添灰少量。兮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忽復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高冠大袂。憑桉而坐。左右甚多。階下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疾。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跡。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陁乞食。當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荅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

昔閻浮華言勝金有國名波羅奈。時有人名摩訶夜移。有二子。長名善求。好積諸德。慈愍衆生。次名惡求。好為惡事。恒生貪心。懷嫉妬意。年各長大。共行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途路懸遠。中道乏粮。經於七日。去死不遠。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諸神祇。欲濟飢險。於空澤中。遥見一樹。枝條鬱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衆。悉共哀求。樹神現身。語之。斫去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斫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飽滿。斫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斫第四枝。種種

寶物悉皆具足裝馱悉滿所須盡辦惡求後到衆人如前盡得充足便自念言令此樹枝能出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物令人伐之善求語惡求言我等飢乏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而欲伐之惡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衆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刹取此惡求及諸賈人悉皆噉之財物喪失

昔迦葉佛時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羅漢道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珎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户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歉于時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少得麤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與之言我昔與汝皆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夙命見前世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象不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無有人犯此象不象子荅曰無他異人惟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覔得沙門問言至我象邊何所道沙門荅曰語象言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令還所止

宋興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剛氣傲不崇三寶不親鄉友衆皆嫌惡嗣昌惟買賣不使輕重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稱量人物不慕烹炮少食活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郊西鎮此地多食鸛鴿鴿鳩喜鵲每日街市燼他回切剥無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弶鷹鷂或挾弓彈或張網羅不忍觀之回歸城中夜靜露天於星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刊板印施戒殺圖一千本適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願人心回改時有稅務攔頭彭景最是好喫酒肉之人亦受一本歸家讀向妻子其妻華三娘却生嗔怒用手碎搋琬野切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被人把定雙手其魚跳起尾梢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為蟲蟻沿上床席咂子合切啗徒濫切華氏面上鎮市傳播秖因不敬戒殺圖文豈受惡報忽一日彭景酒醉於市中見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戒殺亦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目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鬧嗣昌脫走歸房思悔時監鎮向孰與巡撿宣旦聚廳見嗣昌脚懸地面

二寸許。浮空行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真武真君。向孰等備香設拜。遽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戒殺圖。是為最上善行。祇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人受報。凡好食生命。不悟因業等人。難免咎殃。嗣昌恍惚化去。不見形影。方行詳究。忽遽鎮廂申報。客人程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娘患眼在床。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孰與宣旦。得替歸京。將此因緣鏤板印施。勸誡殺生。仍終身崇敬真武香火。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任糞除。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遥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陁洹。華言預流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花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是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提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陁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昔有人在道上行。見道邊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言。此人已死。何故鞭之。鬼神言。是我先身。在生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奉敬三寶。不隨師父之教。今令我墮罪。受諸苦痛。難言。瞋故鞭之。稍稍前行。復見一死人。天人來下。散花於死屍上。以手摩挲之。行人問言。觀君似是天人。何故摩挲是死人耶。荅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從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師父之教。今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故來報之耳。少復前行。又見一天人。衣服鮮好。端正香潔。道邊摘酸棗。啖之。行人問曰。觀君似是天人。何啖酸棗。天人荅曰。我在世時。不喜飯飼人客。今作天人。恒食不充。是

以食酸棗耳。行人一日見此三變。便還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孝從父母。忠信事君。示語後世罪福不虛。

唐高紙隋僕射頻之孫也。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未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麁。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方與客語未既。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下腹中。如此三度。人問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專以念經為事。

漢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犬月氏國婆羅門（華言淨行）子。既得法眼。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為旃陀羅（譯言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為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報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令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陁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昔有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

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令得值我出家成道

唐韓公滉之在中書也嘗召一吏不時而至怒將罪之吏曰某別有所屬不得遽至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公謂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疏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進食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公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退腹脹而適歸第召醫視之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飲漿水明旦疾愈思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飣半糕糜橘皮湯一盞漿水一甌皆如其言公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月支凡六品至九品皆季支其不食祿者年支故知飲啄有分豐約無差所謂玉食錦袍鶉衣藜藿席門金屋千駟一瓢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迹纔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為因現今苦樂為果必然之理也

昔迦毘羅國梵摩淨德長者園樹生耳如菌取而食之隨取隨長迦那提婆尊者至其家長者問菌所自尊者曰汝家曾供養一比丘道眼不明虛沾信施報為木菌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長者年八十一樹果不生菌

宋雲蓋山老智禪師一日積雨初晴寒月微映宴坐丈室將及二鼓忽聞焦灼之氣如炮炙之臭俄又聞枷鎖之聲於戶外即時視之貌不類常荷枷帶索枷上火起起而復滅立于丈室之前以枷尾倚于門閫智曰汝為誰耶曷苦至於極也枷下人曰前住當山守顒也智大驚曰公居此山院宇一新道風遠著意非四禪不足處之云何若是顒曰某緣修造二十年間不合互將化士供僧之物為造僧堂等用僧衆未嘗填設受苦至此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顒曰望公慈悲特為估賣僧堂填圓僧供智曰歲月浸久以何為憑顒曰當時意謂修造畢工即為填設無何死至嘗以破籠盛

檀越名字置庫司暗閣上令幸存焉智曰敢不從命顒叩首而退智翌日集衆詣庫司索其帳目果在智乃自賣衣鉢回買僧堂遂為填設五年乃足忽一夕夢顒禪師謝曰賴師之力得免地獄之苦獲生人中三生後復為僧

元明州海會寺僧子安至正癸卯秋買山寶幢市之上建庵開基見古葬三窶（音毛）以土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酆都見三人衣冠甚古列跪獄帝前訴安曰他前生姓趙名仕宏為吏以私屈我流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淨業死即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葬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冤亦深矣本共力殛之念其為吏時常供僧八十員今乃得為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至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既覺忽聞誠實之言毋爽者三聲次日設淨筵命榮枯木為說戒安病隨愈遂拆庵復封馬鬣而去

昔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荅抗敵折衝莫能當之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收捕之亦如世上擒寇捕姦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荊棘之地挐頓斫曳其速如飛衣罣叢刺肉碎芒棘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遥見黑城上有烟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辮蛇辟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辟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劒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見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荅曰此太乙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乙之名遂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乙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乙救苦天尊十餘聲挐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須臾忽有赤光照其左右挐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盻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仁表禮謁悲咽叩頭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師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之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火焰鋒鋩外

射姑千萬鎗劒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曜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乙四十六神。自領隊徑。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趨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女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胥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仁表自此益加進修。勸人歸善。後果七年而卒。

昔微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見堂上有錢堆積。計數收之。果得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即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漢河間王病瘕。姑加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昔有跛脚道人。持戒乞食。過至一家。見其患脚。心生悲愍。一年供養道人。辭去。主人言曰。頗數垂顧。分離之際。客主悲淚。道人去後。主人發牀。唯見金寶。因此致富。隣比一家。見其大富。問何因緣。其人具以實答。隣人惡念希覓珎寶。便覓一跛人。欲供養之。遍求無有。會一道人。身體完具。還復折脚。供養少時。強驅令去。發牀視之。惡心所感。毒蛇蜂蝎求螫合家。現世惡報。後入地獄。得珎寶者。其心貞吉。被螫者。其心不仁。

宋治平元年。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節度使。有戍兵罵本部將

官黄語軍校曰罵本部將官罪當死若戒禁推鞫煩紊多矣但軍下自處之遂箠擊成兵至死而罷熙寧五年黄官儀州病疫而死心熱不殯二十二日而蘇謂所親曰始見二皂衣來追出西門下坡數十里見宫城儀衛甚盛樓觀宏敞乃入見王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也俄引一人至廳謂靖國曰可速還我命黄視之即懐化戍卒也黄遂陳其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戍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黄出門見門户鱗次各有防禦黄問之吏指第一門曰此唐武三思等獄也罪惡貫盈受諸苦毒方今以巨甕貯萬蝎中置三思等螫之耳又指第二門曰此酷吏獄也周興來俊臣吉温侯思止輩在其間又指第三門曰此姦臣獄也李林甫盧杞崔胤輩皆在其間黄曰何此久處曰百千劫無有出期歷代皆有獄也惟唐最近故以示君耳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鹽官聶從政卿識之乎曰識其有一事可以勸世華亭王主簿之妻李氏常私奔從政從政固却而不從從政去年當命終以其持正天曹特賜延壽一十二年陰司最以此為重也雖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府法密而難逃到陽間告人使之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黄還家及寤詢問聶從政事實有後從政果十二年而卒

宋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時見一吏揖廷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行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門望主者旒冕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前生為陳朝老令藉其宿學故得聰悟絶人但一生無絲豪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禄而早世正由不曾作福爾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於天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别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唐雍州梁山釋又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立清履白好遊化俗營搆福業而放言來事多所弘奬年有凶暴毒氣疫厲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其不信者殃禍交及

國朝胡儼江西之南昌府南昌縣人也其兄胡斐有長女自幼許與同邑夏起霖子夏福為婚福充本府儒學生員未成婚洪武二十七年秋本府

儒學被火廟宇燒毀緣福平日懶惰不學常被教授責罰以此每日結怨及致被火教授郭子奇意是福所為具奏差御史追問問得係福放火解赴京凌遲處死其母將骨殖焚化恐經涉江湖不利詣道士求符送回其母到家三日於日晡時家人忽見窓紙如人扯破陰風颯颯從窓隙中穿入便聞福言我回家來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其母問汝已死如何得回福言得都城隍差官押送我回至本府城隍廟城隍出迎本官交付取收領去遂送福下當境沙河廟為吏掌江湖間作惡之人覆溺之事其靈前設飲食福云我為前日燒化咽喉痛喫不得可將藥來解其家將黃連煎湯置靈前福亦就吸其氣自此索家中飲食其家諸小兒皆見福形在坐鄰人至福每在坐勸酒有鄰婦家將酒傾地不飲福在坐即發言責之鄰婦驚懼其母又問你曾去胡家否福言我去來其家有許多善神在家我不敢入自此日日往來其家半月有餘一日忽言廟神恐我漏泄陰間事將不肯放出我此後不來但三年後要取外祖母來看我過三年後其外祖母果亡

嘉言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口出好興戎○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言信而徵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

必有驗乎著。○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一言之善。須增萬福之祥。○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無以利口亂厥官。○捷捷翩翩。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長者不及毋儌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駟不及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綺語背道。雜學亂性。○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

釋 口者臧否之本。禍福殊流。○發善言者。於福有因。發惡言者。於罪有因。○語善則人天勝趣。述惡則三途劇報。○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甘露及毒藥。皆在人舌中。甘露謂實語。妄語則為毒。○遜言慎詞。尊敬於人。弃結忍惡。疾怨自滅。○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耳聽善言。不墮三惡。○至誠安徐。口無麁言。不瞋彼此。是為梵行。○不攝身口。麁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惡口罵詈。憍陵戔人。興起是行。疾怨茲生。○惡口之罪。墮三惡道。○止以口過。獲報累劫。○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無惡而不造。○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護於口。口中之舌。鑿身之斧。滅身之禍。○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毒害雖甚惡。惟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被壞。○夫人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應毀便稱譽。應譽而更毀。其罪口中生。死則墮惡道。○身口意三業。無非搆禍之因。○惡口如毒箭。着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鑊湯。○若以惡口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門。○若人惡分別。喜樂妄說語。死墮火刀上。得如是苦惱。○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浮言翳真理。為此沉惡趣。○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衆生命

終墮地獄。○麁言觸惱人。好發他陰私。剛強難調伏。生焰口餓鬼。○假令衆生身雖有道。不慎口業。亦墮惡道。○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汙其口。

道 罪福不由他。諒自發爾身。大賢故閉口。欲絶諸惡緣。○與人善言。煖如綿絲。傷人之語。利如荆棘。○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善言於心。終身爲寶。○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從事焉。○一言之善。貴於千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口舌者。患禍之宫。危亡之府。○言語者。大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以言取怨者禍。○行有召寇。言有致禍。○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凶性作口舌。鬬亂無親疎。死受拔舌報。○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薪。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

感應

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飢民苦。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在位六十四年。

宋遂寧府周篪。因獲感應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篪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眄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篪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改注壽禄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篪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壽禄。擴而充之。可造神仙。篪因省敬。録其事以警世人。

宋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棄俗爲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關。范謙叔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

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後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隷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輙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辯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為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若四方多壘。烟塵未清。則為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載而得疾。臟腑洞泄。無時羣妾棄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為口業之報。

宋陝州夏縣主簿張生者。秦中人。出自世祿。性好毀謗。無問賢愚貴賤。識與不識。但一聞其名。則詬病百起。無所不至。後以陰譴。七竅流血。氣方絕。首足自斷而死。邵武人黃通遊長安。見其事。因作詩以戒子弟。且使弄吻薄徒知所警云。其詞曰。陰譴古來有。風俗常病諸。驗之以張生。厥理誠不誣。張生何為者。出於綺紈徒。少小失教訓。長大復逸居。白癡性猶在。黃吻乳尚濡。口不道德義。耳不聞詩書。平生好奢侈。日負生靈逋。欲使衆共懼。乃輙事囁嚅。逢人肆凌侮。所恃惟凶麄。面貌若狠獸。言談皆誕迂。毀者盡良善。譽者多屠沽。人有小相戾。鼓唱盈通衢。就使本無聞。快意亦大呼。又能駕虛說。裝點如畫圖。蛇蝎性好傷。無乃性所拘。人怨天亦怨。果為陰鬼誅。俄而速癘疾。七竅流鮮朱。語言尚能食。皮膚已盈蛆。頃刻即氣絕。首尾皆離軀。骨肉死殆盡。狼藉埋道塗。俄聞張生斃。不覺長嗟吁。少年不脩勉。百歲仍須臾。勿謂天至高。善惡在慘舒。勿謂神無刑。禍福固不虛。張生為惡死。作鬼亦應愚。死者已難救。生者尚可扶。嗚呼爭奈何。羣喙方咮咮。作詩三百言。聊告利口夫。

宋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掖議者。則必巧取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

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其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剥之中甚者目父母為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黄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

宋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

晉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廷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孫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悔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勲耶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簇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厥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顔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竟受大杖終皆如所言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顔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謂譖賢之效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周世宗時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奚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

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排而為太上深譴者乎。

宋李斌卿為郡功曹。最號廉謹。雖不及前輩大老盛德。亦一時善人也。同僚孫客乃嫉而毀之。宣言於衆曰。斌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何足道。由此一語。事遂播傳。斌卿坐此欝欝不得志。遽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客已死於雷斧之下。置屍於斌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塚。竟至腐爛。骨肉狼籍。然則讒毀平人。其報如此。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鄭尚書愚鎮南海。客將忽報楊相公入謁。鄭驚楊相已有後命。安得来。乃接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玄珤譖毀遭害。今得請上帝。賜陰兵復讎。欲干尚書燕犒。并紙錢十萬。燒錢時。莫令着地。從容長揖而滅。鄭令南海縣官如約具祭北郊。楊相有姪名壽。陽見相國白馬朱弓。撚箭前導。謂曰。我已射着楊玄珤脚。必死矣。俄報玄珤得脚疾死。此毀人之報也。

宋安庭柏為人。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雖至親密友。庭柏處中無不立生悔吝。子中甫兄弟同居日久。無何。即起爭訟。蔡掄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絶交。鬬令兄弟朋友一至於此。夏資深偏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為業。與人作狀。必藏機設穽。為人代穎。必深文巧詆。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能解。甚至破人之家。兩雖已悔悉。為資深牽制。不得休息。雖道途之人。素無交涉。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寅緣交鬬。其誘人子弟相與為惡。洎至破産。已則厚收牙儈之利。鬬令人爭訟。破殘人家産。一至于此。庭柏晚年兩頰連口苦瘡。而卒。資深末路兩目雙盲。凍餒而斃。業報如此。

宋文光讚父。自少至老。每歲獄訟連綿。以宿因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訟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禳度。師教以紙糊竹簟為桎梏。令先自囚三日。後為懺悔。今之世有教唆興訟者。寧免乎此。姑録為戒。

昔有僧雲遊。投宿大刹。偶與知客有舊。温存甚至。次早粥罷。聞上堂鼓。隨衆立班。住持陞座。無一語。忽火自口出。黑焰滿堂。燭亦黯然。僧懼而出。知客送之。忽憶知客已死十年。問其何以在此。曰。非人世也。曰。彼何以若是。

曰此僧平日見性不明妄談般若故以火燒五臟受罪是則為異類矣言訖四顧皆荒山。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捉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不有人更賣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勑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

昔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衆僧告戒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勉從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次驢頭復曰牛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羯羝頭次喚獅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熊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悉皆馳走。

昔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嚫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

由昔因緣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城名華言廣嚴前到梨越河邊見有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

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荅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荅佛言墮阿鼻地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荅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荅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荅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荅母言猶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昔世尊見大魚一身百頭頭頭各異墮他網中世尊見已入慈心三昧乃喚此魚魚即時應世尊問言汝母何在荅言母在廁中作蟲佛語諸比丘此大魚者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以惡口故受多頭報其母爾時受其利養以是因緣作廁中蟲佛言得此報者皆由衆生惡口麁強宣傳彼此鬪亂兩家死入地獄獄卒燒熱銕鏡表裏洞赤以烙其舌復燒鐵鉤鉤有三刃利如鋒鋩以斷其舌復以牛犁耕破其舌復燒鐵杵刺其咽中數千萬劫罪畢乃出生鳥獸中佛言若有衆生論說君主父母師長其罪如是

昔有一人聞外國有山入中得仙便向外國暮投主人主人問客何去荅曰學仙主人懷惡言我有仙樹君與我一年苦作便與君仙客一年苦作恒無慍色既滿主人本心相欺既無仙樹將至山中指臨巖樹云此是仙樹君上其頭我喚君飛應聲飛擲客人心至即於此樹飛騰虛空遂得仙道主人公見深重此樹情言是聖少時父子相與共到樹下讓父先上兒便喚言阿爺可飛即便飛擧墮巖石上身體粉碎

昔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

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臟燋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荅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昔有一鬼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昔有長者發菩薩心聚諸貧人凡得五百資給衣粮入海採寶宿一大山衆人昏鈍唯長者獨坐並有所瞻夜見山腹有一人出光燄非恒面目端正口似猪口以妓樂自娛周旋山側長者問曰身形端正口何獨爾荅曰坐犯口過常喜誑語又曰卿是何人荅曰吾是國中長者憂念貧匱欲令安隱故將衆人入海採寶並欲運寶饒益閻浮此人又曰卿得無是菩薩耶長者曰吾發菩薩心救濟一切嬈怒癡病諸未度者吾誓度之此人曰善哉遂送寶所載寶而還

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着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下來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荅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財富無量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終國法無男財物入王王遣大臣攝錄其財其女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王若其是男應為財主往白國王時波斯匿任法平正即可所白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混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

又無手足但是男身即為作字名鰻慈毗梨尒時是女其以是事往聞於王王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尒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敬謹如婢事大家長者覩其如斯怪而問言女子對曰我父終歿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有娠生我一弟人相都缺但是男身得為財主雖有諸女不如一男長者聞已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佛言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誠實常好布施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為國平事國法舉貸取與無券悉詣平事時賈客從弟尸羅世質多舉錢財時弟長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賈客子從我舉錢入海來還應得爾許我若終亡證令得之平事言然其弟長者不久命終賈客入海遭風失貨賈客得全時長者子聞其空歸便自念言此雖負我何由可得須有當償時此賈客復餘舉假續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來還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不從我責我舉錢財此人幼稚或時不憶或見我前窮故不責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衆寶服飾長者子見即遣人語汝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爾賈客自念所舉頓大重生累息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耳持一寶珠到平事婦所白言夫人我本從尸羅世質舉貸錢財其子來責今上一珠價直十萬若從我責可囑平事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爾為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暮歸婦即具白長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故王立我為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明日賈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賈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萬頓使囑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爾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白事頓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爾時長者有一男兒其婦泣曰若不見隨我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譬如人噎自念我唯一子若其當死財無所付若從是語人不信用將來受苦迫蹴不已即便可之婦語賈客長者已許賈客欣悅還嚴大象衆寶莊校着大寶衣乘象入市長者子見即往語曰凡所負錢今宜見償賈客驚言我都不憶何時負君尋共相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父舉若干錢但為時平事事為尒不答言不知其姪驚曰伯父尒時審不見聞又答不尒姪子恚曰

以伯忠良。主令平事。國人信用。我親弟子非法猶尒。況於外人。枉者豈少。此之虛妄。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尒時平事長者。今謾慈毗梨是由於尒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獄。多受苦毒。從地獄中出。五百世中。常受此身。植好布施。常生豪富。得為財主。

唐扶溝令有名霽者。失其姓。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霽遇。問其地下罪福。霽曰。吾在生之時。陷於輕薄。或毀瀆詞賦。或詆訾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罰。剥去舊衣為人所笑。可作一衣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霽云。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絹來。何得云無。無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爾。

宋李弼遠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為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娶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遠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來撫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張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録事參軍閻忞（莫巾切）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贓。弼遠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為價錢七百五十。指為贓直。忞以為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忞言。立遣吏逮之。弼遠不勝忿。自刎死。纔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忞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為誰。曰弼遠也。又問之。答曰弼遠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床前立。忞甚懼。回面向壁卧。弼遠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潔之故。吾今自掩之。即解腰間帛匝其頸。忞不獲已。起坐。弼遠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禄命無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衆。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忞。如黄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遠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忞略能記所書。他日某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忞數年亦卒。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猶如蛇皮頭髮麁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勑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勑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鈎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甚端正或復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鈎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鈎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乃爾婦便白夫且說上事婦復白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荅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其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常生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富家尊榮豪貴快樂無極

嘉言

善惡之感萌於心災祥之應見於事○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殃荒札瘥皆在于此是故君子謹其

獨。○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之善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之惡物也。○人事有嫌疑之跡。神靈萌厭斁之心。○一言之益重於千金。一行之虧毒如蛇蝎。○一念之悔其義烈蓋甚於風焉。○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惡氣之萌本於惡念。○念慮少差禍亂隨之矣。

釋 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刼之殃。○俯一念善遠階覺道。起一念惡長淪苦海。○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善心初發上天之寶殿先成。惡念纔萌下地之火城已具。○心念善法受報亦善。心念惡法受報亦惡。○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刼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生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片行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於念念中。本性清淨。自脩自行。自成佛道。○一善染心萬刼不朽。○心中念善福樂自隨。○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起一惡心。獲無量罪。○萬惡川流。事由心造。言由意顯。便得重罪。○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

釋 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鑑之。○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心起於善。善雖未為。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為。凶神已隨之。○動合天心。靜得地意。無言而不從。謂之善也。○但主心於一。亦可長生。○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一念苟安。即改災為福。轉禍為祥。

感應

宋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

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忿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見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後一杭僧夢遇公於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宋三衢旱守禱弗應造二枷酌城隍神而告之曰旱甚矣守之罪也神不能請于帝罪惟均明日無雨同荷此枷坐烈日中以謝民是夕夢神曰汝責吾固當吾非不請汝無德以感上帝明日用陳自量名奏請或雨昧爽集僚屬告以夢皆莫能對旁老吏曰有之召其來老眠也曰某有本名平日糶米授以升斗俾之自量人以為戲名奏請果雨嗚呼一念之正猶足以感動上帝況無不正乎。

宋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隋睦仁蒨（蒨倉甸切）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嘗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一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頗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蒨即拜問之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者曰爾常隨仁蒨行有事則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蓋君不得道既與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

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等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月餘不起。仁蒨問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兄平生一念之善。駸駸無已。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今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際會。何必陽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向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以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問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王宰執冥間政事。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得申。何為無益也。仁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職。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無復相見。然掌事猶相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略盡。仁蒨為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害。竟以獲全。

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子絓音（一曰繼音）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之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匝巖洞。忽與神人會于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絓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絓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刼之後。冀與願會。天為其感。遣朱官靈童。下教絓音理身之術。受勑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

宋。江陵朱峴女。嘗為夜叉攫去。置浮屠上。每旦夜叉飛下人間為女取食。見其遊行里中。忽遇一白衣人。輒辟易却走。不敢仰視。歸而問之。夜叉曰。此不食牛肉人也。牛者耕稼所賴。有功於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吾屬不得近也。明日復去。女乃呼天而誓曰。願畢此生。不食牛肉。有頃。夜叉來。止於浮屠之外。曰。何爾見負。遂東向而走。其疾如風。自爾不復見。因得反室。

昔梓潼帝君在君山。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刲羊釃酒。呼巫而祭。其聲哀婉清切。帝君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三酹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埴引切）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蓐有期。為無陰祐。使

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帝君在雲路中聞之感其誠懇乃身墮婦懷自為其子頃之其婦即獲分娩無少艱苦蓋由此婦一念之善遂感帝君降生而昌榮其家其報可謂厚矣

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頗聞其說曰煮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頗學也天曹聞其一念即書其名遣鍾離度之遂陟仙品

宋李臻性溫約未嘗有失於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某賦命淺薄不頗學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為劒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閩其米將登船忽片雲起頃刻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二附其同行隣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頃將此錢歸遺我母具以此意稟白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人遂獲免夫愚者一發悔罪之言而能回天怒於瞬息之間書所謂克念作聖者幾是歟

宋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盐官縣雷電三日有顧徐詠事吳氏子和人以宿生事告之汝當死雷斧下張覺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貸汝其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氏盡言之姑不之信也是日暴風起天色陡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木下立默自念震死即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震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曰汝當死以適一念起孝故天赦汝又曰汝歸為善以此語世人也

宋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悞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宋時一士人赴京師道見一人開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

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其有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稱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欲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擔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此守官。當治汝。明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省。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遂遲十年。此心起於惡之報也。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簦負篋。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明日店主伺候。果有姓李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甚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覬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甚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守時有士人事梓潼最靈。屢夢訶之。又第。有閻戰士。手扣于神。往夢曰。吾報汝無不的。而某年月日。汝於某處所言何事。今祿籍削盡。敢望第耶。士大悔過。又曰。已奏上帝。夫復何言。蓋赴春官時。自謂若發顯要。而妻醜且賤。思有以處之。嗚呼。念可妄起乎。

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瓶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最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瓶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十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弩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走。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為多嗔。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衆為授三歸三敬。

及誦經呪為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及明日山後茶毗（華言焚燒也）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華嚴又名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為女臨產稍艱必至傷害其母則業愈重爾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

宗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荊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飢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膊赭即騎之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卷3—卷4

北京大学古籍所